

高僧傳第十一

習禪二十一人
明律十三人

廣五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

慧皎撰

習禪第四

竺僧顯一

帛僧光二

竺曇猷三

釋慧嵬四

釋賢護五

支曇蘭六

釋法緒七

釋玄高八

釋僧周九

釋慧通十

釋淨度十一

釋僧從十二

釋法成十三

釋慧覽十四

釋法期十五

釋道法十六

釋普恒十七

釋僧審十八

釋法悟十九

釋曇超二十

釋慧明二十

竺僧顯本姓傅氏北地人貞苦善戒節蔬食
諱經業禪爲務常獨處山林頭陀人外或時
數日入禪亦無飢色時劉曜寇蕩西京朝野
崩亂顯以晉太興之末南遁江左復歷名山

修已恒業後遇疾綿篤乃屬想西方心甚苦至
見無量壽佛降以真容光照其身所苦都愈
是夕更起澡浴爲同住及侍疾者說已所見
并陳誠因果辟甚精析至明清晨平坐而化
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
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
此中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
光了無懼色雇人開翦負杖而前行入數里
忽大風雨群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
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栖神之處至明旦兩
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夢見山
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
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
石山住推室以相奉爾後薪採通流俗宗
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
名隱岳光每入定輒七日起處山五十三
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

正見無量壽佛降以真容光照其身所苦都愈
是夕更起澡浴爲同住及侍疾者說已所見
并陳誠因果辟甚精析至明清晨平坐而化
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
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
此中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
光了無懼色雇人開翦負杖而前行入數里
忽大風雨群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
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栖神之處至明旦兩
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夢見山
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
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
石山住推室以相奉爾後薪採通流俗宗
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
名隱岳光每入定輒七日起處山五十三
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

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惟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折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剗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胷颯然風起衣服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壇疊其外而詮之畫其形像于今尚存

廣五

二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剗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盡家乞食猷呪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

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盞於是鳴鞭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千雲猷搏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反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

廣五

三

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旦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日見人著單衣幘來曰此乃僕之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

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大深愧怍猷
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
留令住猷停少時猷每恨不得度石橋後潔
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
精舍神僧果如前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
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

是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
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齋
懾禳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
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禳
星是帛僧光未詳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
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

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
輒雲霧所惑無得窺也時又有慧開慧真等
亦善禪業入餘姚靈秘山各造方丈禪龕于
今尚在

釋慧嵬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
多栖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嵬

神色無變乃謂鬼曰汝既無頭便無頭痛之
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腹鬼來但有
手足嵬又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藏之憂一何
樂哉須臾復作異形嵬皆隨言遣之後冬時
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
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

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勸動其意嵬厥
志貞礪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
以革囊見試女遂凌雲而逝顧歎曰海水可
竭須弥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
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不知所終

釋賢護姓孫涼州人來止廣漢間興寺常習

廣五

四

禪定爲業又善於律行纖毫無犯以晉隆安
五年卒臨亡口出五色光明照繡寺內遺言
使燒身弟孚行之既而肢節都盡唯手一指
不燃因而埋之塔下

支曇蘭青州人少蔬食樂禪誦經三十萬言晉
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

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而形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來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尔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弥峯俄而有人著情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

並形貌端整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風聞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覲錢一万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震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三矣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修禪後入蜀於劉師塚間頭陀山谷虎兕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即於屍上為起塚塔焉

廣五

五

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為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偽秦弘始三年夢見楚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父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日村人盡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未許云父母不聽法不得度高於是暫還家啓求入道經涉兩旬方卒先志既皆俗乘世改名玄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為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右有浮駁跋陀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

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僧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佛燉槃跨有隴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毗來入其國領徒立衆訓以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隴右之僧票承蓋寡高乃欲以已率衆即從毗受法旬日之中毗乃反啓其志時河南有二僧雖形爲沙門而權侔僞相恣情乖律頗忌學僧曇無毗既西反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讒構玄高云蓄聚徒衆將爲國災曼信讒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擴高往何北林陽堂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群仙所宅高徒衆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禪慧弥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磬旣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士往往來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百有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

廣五

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出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蛻而逝昔長安曇弘法師遷流岷蜀道恰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弘旣聞高被擯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顧棧道之艱冒險從命旣達河南賓主儀畢便謂王曰王旣深鑒遠識何以信讒棄賢貧道所以不遠數千里正欲獻此一言耳王及太子赦然愧悔即遣使詣高卑辭遜謝請高還邑高旣曠濟爲懷忘忽赴命始欲出山風雷忽起樹木摧折崩石塞道呪願曰吾誓志弘道豈得隣方乃風息路開漸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爲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樊會僧印六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爲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

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託跋壽僭據平城軍侵涼境壽與陽平王杜超請高同還僞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僞太子託跋晃事高爲師晃一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懃

廣五
七

壽乃夢見其祖父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壽驚覺大集群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壽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壽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万代武功雖照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朕諸功臣勲勞日久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願神養壽論道陳謨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副理万

機摠統百揆更舉良賢以備列職擇人受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上書如表以白紙爲別時崔皓寇天師並先得寵於壽恐晃篡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

夢如比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爲巨害壽遂納之勃然大怒即勑收高高先時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乎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僞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僞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

幽繫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余之時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而不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兼營理崇公別

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反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尚起坐和尚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

廣五八

還悅體通汗出其汗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絕也明日遷柩欲闋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墳即空道俗悲哀號泣望斷

滅佛法悉如高言時河西國沮渠牧犍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稱僞太傅張潭伏膺師禮釋僧周不知何許人性高烈有奇志操而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常在嵩山頭陀坐禪魏虜將滅佛法周謂門人曰大難將至乃與眷屬

廣五九

有沙門法達爲僞國僧正欽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怛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已後依方等懺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

周辭以老疾令弟子僧亮應命出山周後將數十人共入寒山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嶮谷險阻非軍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虜肆暴停者悉斃其後尋悔誅滅崔氏更興佛法僞永昌王纂長安奉旨將更修立訪求沙門時有說寒山有僧德業非凡王即遣使徵請

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牀後

出燒身經二日方盡烟炎張天而房不燼弟子收遺灰架以塼塔弟子僧亮姓李長安人受業於僧周初永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像運寄人正在今日若被誅剪自身當之如其獲全則

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民人掃灑街巷比室候迎王親自枉道接足致敬亮爲陳誠禍福訓示因果言約理詣和而且切聽者悲喜各不自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關中大法更興亮之力也

在房三日乃歟春秋五十九矣
釋淨度吳興餘杭人少好遊獵嘗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舐子度乃心悟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三十餘萬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若邑中有齋集輒身然九燈端然達曙以爲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子

云令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誠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簫鼓香烟自空而至同時

眷屬數十人皆所聞見

釋僧從未詳何許人稟性虛靜隱居始豐湧布山學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五穀唯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強禮誦無輟與隱士

廣五

十

褚伯玉爲林下之交每論道說義輒留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柏脂孤居巖穴習禪爲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聞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辨反因停廣漢復弘禪法後

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便化異香釋慧通關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呪誦增一阿含經初從涼州禪師慧紹諮詢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刃常祈心安養而欲栖神彼國微疾乃於禪中見一人來形甚端嚴語通言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明暉

小疾便告衆云亡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纔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中有紺馬肯負金棺升空而逝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玄高俱以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於罽賓從達摩

比丘諸受禪要達摩曾入定往兜率天從弥勒受菩薩戒後以戒法授覽還至于墳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慕延卅子瓊等敬覽德聞遣使并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即居之後移羅浮天宮寺宋文請下都上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

從進業及暢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尤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歎曰吾自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後卒於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映屍體更香潔時蜀龍花寺又有釋道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釋道法姓曹燉煌人棄家入道專精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王休之費鑑之請爲興樂香積二寺主訓衆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食乞食所得常減其分以施蟲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飼蚊蟲如此者累年後入定見弥勒放齋中光照三途果報於是深加

篤勵常坐不卧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坐沈演平昌孟顥並欽慕道德爲造禪室於寺

繩牀貌如恒日

宋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期姓向蜀郡鄖人早喪二親事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業與靈期寺法林共習禪觀猛所諳知皆已證得後遇玄暢復

師爲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八未云一月日忽與親知告別竟無感顏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且平坐而卒奴不解強取卧之尸竟不伸衆僧

來見更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伸衆僧試取捋之亦隨手即伸伸已復更屈生時體淨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闍維之薪癢始然便有五色烟起殊香芬馥州將王玄載乃爲之讚曰大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場空過万劫永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俗物故參差真性理恒炳韜光寄浮世遺德方化迴

釋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沈之後也祖世寓居譙郡審少出家止壽春石淵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非禪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彙摩蜜多道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于靈曜

廣五

十三

寺精勤誥受曲盡深奧時群劫入山審端坐不動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勗劫賊慄愧流汗作禮而去靈鷲寺慧高從受禪業乃請審還寺別立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栖玄寺文惠文宣並加敬事傳琰蕭赤斧皆誥戒訓王敬則入房覓審正見入禪因彈指而出謂聖道人即奉米千斛請受三歸永明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五時有僧謙超志法達慧勝並業禪亦各有異迹

釋法悟齊人家以田桑爲業有男六人並皆成長悟年五十喪妻舉家鬱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南至武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陽可爲幽栖之處本隱士郭長翔所止於是有意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晦聞而奇之因爲剪徑開山造立房室悟不食穀米常資麥飯日一食而已誦大小品法華常六時行道頭陀山澤不避虎兕有時在樹下坐禪或經日不起以齊永明七年卒於山中春秋七

十有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謂其所住爲頭陀寺焉

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兕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勑往遼東弘讚禪

廣五

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

錢唐之靈隱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

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而進稱嚴鎮陳

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住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奉富陽縣人故冬鑿蘿山下爲塚

侵壞龍室群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旣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倏然而去超乃南行經

五日至赤亭山遙爲龍呪願說法至夜群龍悉化作人來詣超所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

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法師旣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當降雨超明日即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

十三

經縣令即請僧浮船石首轉經纔竟遂即降大兩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超以永明十年卒

春秋七十有四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尸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雇人開剪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公像於是栖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祗挹頻遣三使慰懃敦請乃斂出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時

辯還山苦留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建武之
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

論曰禪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故能無法不緣
無境不察然後緣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猶淵
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水既澄則凝照無隱
老子云重爲輕根靜爲躁根君故輕必以重

廣五

十四

爲本躁必以靜爲基大智論云譬如服藥將
身權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如是以
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化衆生是以
四等六通由禪而起八除十入藉定方成故
知禪之爲用大矣哉自遺教東移禪道亦授
先是世高法護譯出禪經僧光曇猷等並依
教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踰喜樂外折妖祥

擯鬼魅於重巖覩神僧於絕石及沙門智嚴

廣五

釋慧詢三

釋道儼五

釋道房七

釋志道九

釋法琳十一

釋僧祐十三

三千宇乎毛孔四海結爲凝酥遇石壁而無
壅擊大衆而弗遺及夫悠悠卅道碌碌仙術
尚能停波止雨呪火燒國正復玄高逝矣而
更起道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鬱頭藍
弗竟爲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爲扇陀所亂
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應比夫螢燭之
於日月曾是爲匹乎

讚曰禪那杳寂正受淵深歎夫輶慮方備幽
尋五門棄惡九次叢林枯鑠山海聚散昇沉
茲德裕矣如不厲心

明律第五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十五

釋僧璩四

釋僧隱六

釋道營八

釋法穎十

釋智稱十二

釋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寺幼而蔬食履操至性方直及具戒已後專精律禁時有西國律師卑摩羅叉來適江陵大弘律藏猷從之受業沉思積時乃大明十誦講說相續陝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誦義疏八卷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部雋發天然洞盡深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還姑蘇爲造閑居寺地勢清曠環帶長川業居宗秉化訓誘無輟三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道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中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嘆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出十誦乃先譯戒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傳誦二本雙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

吳中春秋七十有五業弟子慧先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經遊長安受學什公研精經論尤善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永初中還止廣陵大開律席元嘉中至京師止道場寺寺僧慧觀亦

精於十誦以詢德爲物範乃令更振他寺於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四矣

釋僧璩姓朱吳國人出家爲僧業弟子揔鏡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虎丘山宋孝武欽其風聞勅出京師爲僧正

廣五

十六

悅衆止于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不現耳璩察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德定既虛誰事暴即日明懷璩仍著誠衆論以示來業璩旣學兼内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輶

相接少帝准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爲法友袁粲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八述勝義文旨并撰僧尼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率直有高行宋明帝勑晉熙王燮從請戒焉釋道儼雍丘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毗尼精

研四部融會衆家又以律部東傳梵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諮詢無所乃會其旨歸名曰浹正四部毗尼論後遊於彭城弘通律藏遂卒於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栖玄寺又有釋慧曜者亦善十誦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

歲出家便能長齋至十二年蔬食及受具戒執操彌堅常遊心律苑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聞西涼州有玄高法師禪慧兼舉乃負笈從之於是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復西遊巴蜀專任弘通頃之東下止江陵琵琶寺又諮詢於慧徹徹名重當時道扇方外隱研

廣五

十七

訪少時備窮經律禪慧之風被於荆楚州刺史巴陵王休祐及長史張岱並諮稟戒法後房每膝恭禮後卧疾少時間侍者日中未答云已中乃索水漱口顏貌怡然忽尔從化春秋八十矣時江陵上明寺復有成具律師亦善十誦又雜心毗曇等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少善律學止廣漢長樂寺每禮佛燒香香烟直入佛頂又勤誨門人改惡行善其不改者乃爲之流泣後卒所住春秋一百二十歲矣

釋道營未詳何許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觀詢二律師諮詢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蔬素守節莊嚴道慧冶城智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宗復要住上虞永後於京師婁湖苑立閑心寺復請還居講席頻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

家厲身苦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講摩訶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開心寺焉釋志道姓任河內人性溫謹十七出家止靈曜寺蔬素少欲六物之外略無兼畜學通三藏尤長律品何尚之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輪寺先時魏虜滅佛法後出嗣興而成授多

闢道既誓志弘通不憚艱苦乃博同契十有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會於引水寺講律明戒更伸受法僞國僧禁獲全道之力也後還京邑王奐出鎮湘州構與同遊以永明二年卒於湘土春秋七十有三時京師瓦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及四

分著律例七卷云

釋法穎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爲法香弟子住涼州公府寺與同學法力俱以律藏知名穎伏膺已後學無再請記在一聞研精律部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武南下改治此寺以穎學業兼明勑爲都邑僧正後辟

賓五

十八

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閑房亦時開律席及齊高即位復勑爲僧主資給事事有倍常科穎以從來信施造經像及藥藏鎮於長干齊建元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七撰十誦戒本并羯磨等時天保寺又有慧文律師亦善諸部毗尼爲瑣瑣王奐所事云

釋法琳姓樂晉原臨印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常根蜀中無好師宗俄而隱公至蜀琳乃剋己握錐以日兼夜及隱還陝西復隨從數載諸部毗尼洞盡心曲後還蜀止靈建寺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輒見一沙門

形甚姝大常在琳前至齊建武二年寢疾不愈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合掌而卒即於新繁路口積木燔尸烟炎衝天三日乃盡收斂遺骨即於其處而起塔焉

釋智禪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徵

之後也。祖壯避難寓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玄謨申坦北討，猶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懷惻怛，痛深諸己。却乃歎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甲，遇讀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期國城，非重乃投南澗禪房。宗公請受五戒，宋孝武

廣五

十九

時迎益州印禪師下都供養，稱便束意歸依。印亦厚相將接，及印反汝江因扈遊而上於蜀裴寺，出家印爲之師。時年三十有六，乃專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品一部。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禪律。值義嘉蓮亂，乃移小京師，遇穎公於興皇講律，稱諮沒隱遠發。言中詣一時之席，莫不驚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值聞其往復，清玄仍攜止山寺。於是溫誦小品研構毗尼，後餘杭寶安寺釋僧志請稱還鄉，開講十誦，雲栖寺復屈爲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舉其綱目示以憲章，頃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弘講律，僧衆數百皆執卷承旨稱

辭家入道，務遣繁累，常絕慶弔，杜塞人事。每有凶故，秉戒節哀，唯行道加懃，以終朞功。之制，朱方沙門慧始請稱還鄉，講說親里，知舊皆來問訊，悉懇懃訓勗示以孝慈，臨別涕泣，固留不止。還京憩安樂寺，法輪常轉，講大本四十餘遍。齊永元三年卒，春秋七十有二。著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弟子僧辯等樹碑于安樂寺，稱弟子聰超二人，最善毗尼，爲門徒所挹。

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于建業，祐年數歲入建初寺禮拜，因踊躍樂道，不肯還家。父母怜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範道人，年十四，家人密爲訪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爲法門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明，初受業於沙門法穎，穎既一時名匠，爲律學所宗。祐乃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遵先哲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七八

百人永明中勅入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誦更伸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并建無遮大集捨身齋等及造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咸其力也祐爲性巧思能自准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嶠山大像剡縣石佛

廣五

二十

等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禮遇凡僧事碩疑皆勑就審浹年衰脚疾勅聽乘輿入內殿爲六官受戒其見重如此開善智藏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請事師禮梁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嬪丁氏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凡白黑門徒一萬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窓于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莞劉騶製文初祐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爲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明集等皆行於世

論曰禮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故隨有犯緣乃製篇目迄乎雙樹在迹爲周自金河滅影迦葉嗣興因命持律尊者憂波離比丘使出律藏波離乃手執象牙之扇口誦調御之言滿八十反其文乃訖於是題之樹葉號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難末田地舍那波斯憂波鞠多此五羅漢次第任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以因往昔見佛遂爲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在政荷盧焚蕩經書害諸得道其後易心歸信追悔前失遠會應真更集三藏於是互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而所制

廣五

九一

輕重時或不同開遮廢立不無小異皆由如來往昔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者則開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各據一邊故篇聚或時輕重綱目不無優降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如來在世有夢魘因緣已懸記經律應爲五

部大集經云我滅度後遺法分爲五部顛倒解義隱覆法藏名曇無穀多即曇無德也讀誦外書受有三卅善能問難說一切性皆得受戒名薩婆即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輕諸煩惱名迦葉毗說有我不說空名婆蹉富羅以廣博遍覽五部名摩訶僧祇善男子如是五部雖名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我涅槃後百年當有二部起一摩訶僧祇二大衆老少同會共菩薩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體毗盧部純老宿共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十一部故彼經偈云十八及二本悉從大乘出無是亦無非我說未來趣又執見不同傳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異故以五部爲根本從薩婆多部生四部弥沙塞生一部迦葉毗生二部並是佛徒但後二百年內僧祇生六部流傳至四百年中曇無德生五部經中或時止道五師者舉其領袖而言或時十八

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都竟曇無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即四分律也摩訶僧祇部及彌沙塞部並法顯得梵本佛駁跋陀羅譯出僧祇律佛駁什譯出彌沙塞部即五分律也迦葉毗部或言梵本已度未被翻譯其善見摩得勒伽戒因緣等亦律之枝屬也雖復諸部皆傳而十誦一本最盛東國以昔卑摩羅叉律師本西土元匠來入闕中及往荆陝皆宣通十誦盛見宗錄曇猷親承音旨僧業繼踵弘化其間璩儼隱榮等

廣五
廿二

並祖述燄業列竒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鑽掘其後智稱律師竭有深思凡所披釋並開拓門戶更立科目齊梁之間號稱命世學徒傳記于今尚焉夫慧資於定定資於戒故戒定慧品義次第故當知入道即以戒律爲本居俗則以禮義爲先禮記云道德仁義非

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經云戒爲平地
衆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故神解五法
制使先知斬草三根不可不識然後定慧法
門以次修學而謬執之徒互生異論偏於律
者則言戒律爲指掌數論虛誕薄知篇聚名
目便言解及波離止能滌水翻囊已謂行齊
羅漢唯我曰僧餘皆木想此則自讚毀他功
不贖過我慢矜高蓋斯謂也偏於數論者則
言律部爲偏分數論爲通方於是扈背毗尼
專重陰入得意便行曾莫拘核謂言地獄不
燒智人鏤湯不煮般若此皆操之失柄還以
自傷相鼠糲羊豈非斯謂

贊曰盤盂設誠几杖施銘人如不昌助奚用丸
乘納衣旣補篇聚由生緘持口意枯槁心形
怡感兩鏡欣憂二瓶

高僧傳卷第十一
鬼舌回追留也
颯然上蘇蠱家
毒害人也廣五

此三末
蠱家上音
毒害人也古以
廣五
蠍

廣五

若璩音渠陝西上失反輻輳上音福下千候反
於輪也曝蒲報疵疾斯反廢光怙奐呼貴臨印
戴也具恭反殊大上尺朱美也愈音預燔音煩
北陰縣下在丙蜀之名憲法獻居其反耶鄧
妃音頻官莞莞音宮亦作騶胡帖反
拓訖下音與砾同反操之上七刀魏也
拘砾與砾同反操之上七刀魏也
拓訖下音與砾同反操之上七刀魏也

高僧傳卷第十二

志身論經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

慧皎撰

忘身第六

晉釋僧群一 宋釋曇稱一
宋釋法進三 宋釋僧富四
宋釋法羽五 宋釋慧紹六

※

宋釋僧瑜七 宋釋慧益八
宋釋僧慶九 齊釋法光十
齊釋曇弘十一
釋僧群未詳何許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
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山孤在海中
上有石孟逕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

古老相傳云是群僧行所宅群僧行飲水不飢因
絕粒後晉安太守陶夢聞而索之群以水遺
夢出山輒見如此三四夢躬自越海天甚清
霽及至山風雨晦暝停數日竟不得至迺歎
曰俗內凡夫遂爲賢聖所隔慨恨而反群菴
舍與孟隔一小澗常以一木爲梁由之汲水
後時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唼群群
欲舉錫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絕水不飲
數日而終春秋一百四十矣臨終向人說年
少時經折一鴨翅驗此以爲現報
釋曇稱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蠅蟲晉未至
彭城見有老人年八十夫妻窮悴迺捨戒爲
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德未嘗有廢鄉隣嗟
之及二老卒傭賃獲直悉爲二老福用擬以
自贖事畢欲還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山
下虎災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稱乃謂村人曰
虎若食我災必當消村人苦諫不從即於是
夜獨坐草中呪願曰以我此身充汝飢渴令